

明史隐藏了这个故事……

神偷天下

跛脚小丐

蛮族偷换大明血统的宫廷谜团

长篇历史悬疑小说

郑丰 / 著



台海出版社

[长篇小说]

神偷天下

跛脚小丐

郑丰 著

台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神偷天下. 1, 跛脚小巧 / 郑丰著. -- 北京: 台海出版社, 2016.4

ISBN 978-7-5168-0925-9

I. ①神… II. ①郑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8978号

神偷天下1：跛脚小巧

著 者：郑 丰

责任编辑：刘 峰
版式设计：王梦彤

封面设计：柚子瓣工作室
责任印制：蔡 旭

出版发行：台海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市朝阳区劲松南路1号 邮政编码：100021

电 话：010 - 64041652 (发行, 邮购)

传 真：010 - 84045799 (总编室)

网 址：www.taimeng.org.cn/thcbs/default.htm

E - mail: thcbs@126.com

经 销：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本书如有破损、缺页、装订错误，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开 本：700mm×1000mm

1/16

字 数：214千

印 张：19

版 次：2016年6月第1版

印 次：2016年6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978-7-5168-0925-9

定 价：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目录

CONTENTS

第一章	飞戎之王	/	001
第二章	龙目水晶	/	013
第三章	祠堂领罚	/	026
第四章	跛子求亲	/	036
第五章	剧变前夕	/	046
第六章	寄人篱下	/	058
第七章	上官宝窟	/	069
第八章	骄女遭劫	/	079
第九章	纵囚自危	/	089

目
录

CONTENTS

第十章	青年神医	/	099
第十一章	太监梁芳	/	110
第十二章	赎尸生意	/	124
第十三章	刀房惊魂	/	136
第十四章	初入宫禁	/	147
第十五章	小试身手	/	160
第十六章	义保嫡臣	/	170
第十七章	惊艳红伶	/	179
第十八章	善心保赤	/	191

目录

CONTENTS

第十九章	蒙面锦衣	/	203
第二十章	藏匿幼主	/	214
第二十一章	红伶情缘	/	227
第二十二章	重见龙目	/	241
第二十三章	两帮之斗	/	251
第二十四章	技惊江湖	/	262
第二十五章	重遇同乡	/	271
第二十六章	故乡今昔	/	281
第二十七章	仓促离京	/	291

“彼窃钩者诛，窃国者为诸侯，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，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？故逐于大盗，揭诸侯，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，虽有轩冕之赏弗能劝，斧钺之威弗能禁。此重利盗跖而使不可禁者，是乃圣人之过也。”

——《庄子·胠篋》

夏夜浩瀚，夜空繁星闪烁，却不见月亮。

此时正是七月初一子夜，三家村依照祖制，一年一度在此日此时开堂祭祖。祭祖仪式完毕之后，三家村的一百多个子弟并不各回住处，却鱼贯走入三家村祠堂的后厅，分家族长幼坐下，众人悄然无声。百来个人影在黑暗中有如一团团满怀期待的鬼魂，在夏夜习习凉风中晃悠，等待。

只有三个人影并未离开祠堂，静静地站立在祖宗牌位之前。几个小厮

悄无声息地搬过三张太师椅，背对祠堂，面对天井放下了。

那三个人影，当中的是一头黄发的老太婆，口阔眼圆，面容酷似一只年岁已高的老猫，她拄着狐头拐杖，弯着腰，似乎已有六七十岁年纪。但见她咧开缺牙的嘴，满布皱纹的脸上挤出令人生畏的笑容，向身旁二人招手道：“柳攀老，胡星老，快坐！快坐！”

那柳攀老并不年老，不过四十来岁年纪，双颊瘦长，面目清俊，脸上带着温雅谦和却略显僵硬的微笑，躬身让道：“上官婆婆年高德劭，理当坐上位。”

那猫脸上官婆婆摆着手，笑斥道：“什么年高德劭！嘿，你仗着年轻，取笑我老不中用了，当婆婆不知道么！”当下却不辞让，拄着狐头拐杖颤巍巍地走上前，在当中一张太师椅上坐下了。

瘦长脸的中年人柳攀老微微一笑，侧过身，向一旁身形矮胖的中年人淡淡地道：“胡星老，请坐。”

那矮胖子似乎受宠若惊，连忙恭敬作揖回礼，说道：“柳大爷，小的当不得这称呼！您老快请就座！”

柳攀老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容，也不推辞，便在左边的椅上坐下了。矮胖子胡星老磨蹭了一会儿，才慢慢来到右边的椅旁，不声不响地坐下，这张椅子摆得离其他两张远些，几乎放到了角落里。三人坐定之后，便有三个小童轻巧地趋上前，奉茶给三位族长，之后便退下侍立一旁。

猫脸上官婆婆和高瘦柳攀老喝了口茶，便互相问候，话起家常来，言笑晏晏，好似旁边没有胡星老这人一般。坐在角落的胡星老也仿佛全

不介怀，安然自若，一时仰望天上明星，一时摸摸怀中手巾，一时搔搔半秃的额头，窸窸窣窣地自顾忙着，有如一只惯处黑暗的老鼠。

过了约莫一盏茶时分，上官婆婆和柳攀老的寒暄才告一段落，祠堂此时陷入一片寂静，三人忍不住抬头往夜空望去，显然在等待着什么。

不多时，果有两道黑影先后从村北窜入，飞身上屋，掠过一座座屋梁，来到村中祠堂的屋顶之上。同一时候，村西也有一道黑影快速奔来，这道黑影抬头望望星辰，飞快地跃上祠堂的屋顶。三条黑影各据屋顶一角，互相望望，一齐跃下，悄无声息地落在天井之中。

三人一落地，天井中的数盏宫灯登时亮了起来，照亮了天井前面的一圈地面。天井边祠堂前的三家族长都坐直了身子，聚精会神地望着天井中的三人，神色间充满了期待。

来者三人皆身着黑色夜行衣，蒙着脸面，悄然跪在祠堂之前。左首那人身形矮壮，一双小眼黑漆漆地好似两粒煤炭球儿；当中那人体型高瘦，细眼中露出精光；右首那人则甚是娇小，蒙面之上露出一对妩媚的杏眼。

左首的矮壮汉子当先开口，声音粗豪，朗声道：“三位族长在上，无影回来了！”说着扯下脸上面罩，露出一张满面须髯的方脸，看来约莫二十七八岁年纪。他从包袱中小心翼翼地取出一件长一尺、高半尺的事物，瞧仔细了，却是一个以白瓷烧制的娃娃枕头，那娃娃伏在地上，以手撑脸，双腿翘起，形态可喜，栩栩如生。矮壮汉子无影跨上几步，恭恭敬敬地将那白瓷娃娃枕呈给坐在当中的上官婆婆。

上官婆婆接过了娃娃枕，老皱的猫脸上露出微笑，颇有赞许之意，捧在手中端详一阵后，便交给一旁的柳攀老。柳攀老也仔细看了一阵，点头道：“北宋定窑白瓷婴儿枕。大内八大珍宝之一，十八层关卡，三十六道铜锁，又怎拦得住‘独行夜猫’的传人哪！”

上官婆婆掩不住猫脸上的得意之色，矮壮汉子无影听了柳攀老的赞美之辞，也颇为沾沾自喜，退回原位，挑衅地望向当中那高瘦汉子。

高瘦汉子伸出手，用细长的手指取下了脸上的蒙面，露出一张英俊白净的脸，看来约莫二十出头。他从背后取下一个长方形的包袱，轻缓地放在地上，打开包布，只见里面躺着一把通体漆黑的瑶琴。那高瘦汉子躬身说道：“子俊不才，去了南风谷一趟。”

柳攀老点了点头。上官婆婆见到那琴，惊噫一声，离座走上前去，俯身仔细观看，又伸出一只干枯的手指，轻抚镶嵌在瑶琴颈部的两个绿字“春雷”后，惊叹道：“是唐代的春雷琴！”她抬头望向那名叫子俊的高瘦汉子，说道：“这是琴仙康怀嵇的心爱之物，你竟有办法从他眼下取得，不简单，当真不简单！”子俊薄薄的嘴唇露出浅笑，颌首为礼，退回原位。

右首身形娇小之人轻轻嘿了一声，揭开脸上的蒙面，露出一张秀艳的脸庞，一双杏眼水灵灵的，竟是个十分俏媚的少女，不过十七八岁年纪。她娇声说道：“无嫣自知比不过两位哥哥，因此出了下策，去江湖上走了一回。”说着从腰间解下一对收在鞘中的两尺半长剑，双手捧着，来到上官婆婆面前。

上官婆婆神色惊异，柳攀老双眼发亮，齐声脱口道：“冰雪双刃！”

无嫣得意地笑了，脸上如开了朵花一般，更加艳媚动人，艳媚中带着无可言喻的自负和骄傲。

柳攀老走上前，小心翼翼地取过其中一柄，拔剑出鞘，四周夜色顿时笼罩上一层冰寒的光芒。他点头道：“传说中九天神女的佩剑，竟然真的流传到了世间！这不是人间之物啊！”他对这柄剑似乎心存畏惧，只看了片刻，便还剑入鞘，递给上官婆婆。

上官婆婆似乎对这剑更加敬畏，一双猫眼瞪视着那柄剑，眼中满是好奇，却又不敢去接，只示意柳攀老将剑放在一旁的茶几上。柳攀老轻轻地将剑放下了，转头望向无嫣，问道：“无嫣姑娘，请问你是从何处得到这双宝刃的？”

无嫣眼中闪着光彩，笑吟吟道：“柳世叔，侄女的看家本领着实不多，若全盘托了出来，那以后可得拿什么跟哥哥们较量呢？”

柳攀老嘿了一声，点点头，望了上官婆婆一眼。上官婆婆脸上难掩得色，口中却斥道：“无嫣孩儿说话忒地无礼！还不快向柳世叔赔罪？”

无嫣低头道了福，算是赔了罪，便退回原位，下巴微扬，更不向旁边的无影和子俊望上一眼。两个男子忍不住相对一望，眼中都流露出忌惮和不平之色。

上官婆婆拄着狐头拐杖，走回太师椅坐下了，柳攀老也跟着坐下，祠堂中又是一片寂静。上官婆婆沉吟良久，才慢慢说道：“三家村七年一度的‘飞戎王’比试，绝非等闲。上官家的无影和无嫣，柳家的子俊，俱为百年难见的奇才。白瓷婴儿枕、春雷琴、冰雪双刃，皆是当今极难取得的惊世珍宝，而咱们三家村的三位青年，竟然手到擒来，为村中又添三件异

宝，实为大功。”

三人屏息聆听，都极想知道究竟谁是这场比试的赢家，能得到“飞戍王”的美誉。但见上官婆婆往柳攀老望去，眼中满是犹疑，柳攀老也颇感为难，两人将头凑在一起，低声议论，不断对着茶几上的三件宝物指指点点，然而过了一盏茶时分，两人仍旧没有得出结论。

上官无影再也忍耐不住，跨上一步，粗声道：“潜入皇宫，取得珍宝，人人都知道是难如登天的事儿，而取这什么琴呀剑的，谁晓得他们取了什么巧，使了什么诈？或许根本就不费吹灰之力！就算这琴、剑的主人再厉害，难道比得过宫中成千侍卫的刀剑，上万太监、宫女的眼线吗？”

柳子俊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琴仙康怀嵇，内力修为堪称当今第一，这把唐代古琴乃是他终年不离手的心爱之物，即使夜间也怀琴而眠。你要有本事在他老人家居处碰这琴一下，我便服了你。若你有办法取走琴，三个时辰内不被他发现捉住，我柳子俊向你磕个头！”

上官无影双目直瞪着柳子俊，须髯戟张，正要开口，上官无嫣已抢着道：“那有什么难的？柳家哥哥，我若取了这琴，你当真要向我磕头吗？小妹可担当不起呀。”说完咯咯笑了起来，柳子俊瞪她一眼，哼了一声，并不回答。

上官无嫣收起娇笑，杏眼如刀，直望向柳子俊，冷然道：“这古琴有家有主，取之有何难处？至于我这冰雪双刃，你若说得出我在江湖上的什么所在，从谁人手中取得这双剑，我上官无嫣立时将头给你！”

柳子俊答不上来，上官无影却已大声道：“妹子，你不知从何处打听到

这个秘密，不过运气好而已，有何稀奇？”上官无嫣冷笑道：“怎的大哥你便没有这等好运气？世上岂有人靠运气闯荡江湖的？”三人就这么你一言，我一语，争执起来。

上官婆婆眉头紧皱，忽然转过头，朝向坐在角落、一直未曾吱声的胡星老说道：“胡老，你意下如何？”

胡星夜听上官婆婆突然对自己发言，吓了一跳，赶紧坐直了身子，赔笑道：“婆婆可是问我？”上官婆婆不耐烦地道：“不是问你，还会是问谁？你怎么看这场比试的输赢？”

胡星夜皱起眉头，摸着唇上的两撇鼠须，抬眼望向上官无影，又望向柳子俊和上官无嫣，接着将目光移向陈列堂上的白瓷婴儿枕、春雷琴和冰雪双刃三件宝物。最后他吁了口长气，靠在太师椅背上，神色沮丧，连连摇头说道：“上官婆婆，柳大爷，快别折煞小人了。这儿哪有我说话的余地？我胡家洗手都快十年啦，嘿，这个，不怕你们笑话，可连好坏美丑都分不清了。老实说，这几件宝物，星夜见自是没见过，连听都没听过，哪里有资格开口品评论上官家和柳家子弟的高低长短？”

上官婆婆听他这么说，猫脸上露出一丝满意之色，大嘴咧成轻蔑的微笑，转头望向柳攀老，说道：“柳老，你瞧瞧，不过几年时间，咱们当年赫赫有名的‘藏迹迅鼠’便成了今日这副窝囊模样！我早说过，什么趁早洗手，什么安贫务农，全是狗屁！如今可不全应验了？”

柳攀安瞥了胡星夜一眼，摇头说道：“不，婆婆，星夜这是有先见之明。他们胡家老早无人，十多年前便已清楚明白。这回‘飞戎之赛’，三

位后进都是上官家和柳家子弟，而胡家自‘迅鼠’之后，再无人才，洗不洗手，原本无关紧要。”

上官婆婆闻言不断点头，吃吃而笑，说道：“攀安，你多年前便拒绝与胡家联姻，免得柳家女儿嫁过去后，得过那粗茶淡饭的穷苦日子，那才叫有先见之明！”说着嘎嘎大笑了起来。

胡星夜耳中听着他们的奚落讥嘲，脸上仍维持着憨厚的笑意，似乎丝毫未受冒犯，也不觉羞赧惭愧，颇有唾面自干的风度。

便在此时，站在胡星夜身后的一个小童忽然跨前一步，大声道：“舅舅，他们取了这几样破铜烂铁回来，算得什么？”

众人听这小童出言不逊，一时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，但见他一跛一拐地绕过胡星夜的太师椅来到堂前，右手在怀中掏摸一阵，随随便便地掏出了一件事物，持在掌中。

祠堂前一片死寂，那事物在宫灯的照耀下，发出艳紫色的光芒。那是一颗巴掌大小的水晶球，通体浑圆，晶莹剔透，球中如有氤氲浮动，光彩流转，似为青色，又疑赤色，再混合成时而淡雅、时而耀目的紫色。

一片寂静中，柳攀安双目更不稍瞬，直瞪着那水晶球，眼珠如要跌出眼眶一般，喉咙间沙哑地迸出了两个字：“三绝！”

在堂后等候良久的一众三家子弟，此时都已留意到祠堂前不寻常的气息，纷纷涌到左右边门外，伸颈向祠堂中探望。子弟中年纪较轻的，更不知道小童手中的紫色水晶球是什么来头，纷纷交头接耳，互相询问；年长的却都变了脸色，神色凝重，窃窃私议，兴奋中带着十分的惊异，十分的

崇敬，以及十二分的不可置信。

在窃盗这一行中，人人都知道所谓的“三绝”——三样绝对无法盗取得的事物，那便是汉武龙纹屏风、峨嵋龙谏宝剑、紫霞龙目水晶。

汉武龙纹屏风放置于百官上朝的奉天殿上，皇帝御座之后。那是一座八幅巨屏，重八百八十斤，传说是汉武帝下旨命巧手玉匠采西域白玉所制，玉质平滑温润，光可鉴人，玉面生着天然的九龙纹路，图案细致，栩栩如生，祥瑞非常。屏风不但庞大沉重，而且放在人人见得到的奉天殿上，自是极难取得，谁要偷盗这屏风，便是与皇室为敌，与天下侍卫、捕快和官兵为敌。

龙谏宝剑则是百年前铸剑大师剑徒所铸的剑中极品，当今天下第一利器。宝剑历经无数英雄之手，最终成为峨嵋派的镇派之宝，峨嵋派将这柄剑藏于金顶普愿寺中，由峨嵋弟子日夜看守，严谨非常，偷盗这剑，便等同与峨嵋及所有与峨嵋结盟的正教武林门派为敌。

至于紫霞龙目水晶，来历则更为奇特。传说它是黄帝时代便已流传下来的神物，能够预卜天下大势，道破百年风云，得之者不但延年益寿，更能宰制天下。相传自古以来，这紫霞龙目水晶便由下凡的仙人轮流掌管，太平盛世由文神领掌，争战乱世便由武神持有。很多人都以为这不过是好事之人编造出来的传奇附会，却不知这水晶确实存在于世间，来历背景虽非如传说中那么神奇，却真有某些预卜吉凶祸福的异能，并一直为当世大卜所怀藏，代代相传。人人都知道此刻怀藏水晶的当世大卜，便是二十年前曾为失陷蒙古可汗也先之手的英宗卜卦，以

“干之初九”一卦预言英宗将于庚午中秋返还中土的誓者全寅。此人深谙“京房易术”，以《易经》审度天下运势，乃是一位有道之士，他不但深受英宗和当朝皇帝信任，而且自奉俭朴，深居简出，极为世人敬重，谁也不敢轻易冒犯。再说，这水晶既有预卜未来之能，又怎会轻易被人盗走？

数十年来从未有人敢起心偷盗三绝，更没有人敢下手尝试，然而如今这三绝之一的紫霞龙目水晶，却公然持在这跛腿小童的手掌之中，在三家村祠堂上闪烁着淡紫色的光芒，映得围观众人的面目时明时暗。这可能是真的吗？

上官婆婆眯起双眼，视线从水晶球移向那小童。但见他身形不高，干干瘦瘦，大约只有十一二岁年纪，面目黝黑，浓眉大眼，一双眸子异常灵动明亮。

上官婆婆伸出干枯的手爪，说道：“这物事，拿来给婆婆看看。”

小童却将手缩回了两寸，转头望向胡星夜，叫道：“舅舅！”

胡星夜皱眉抿嘴，神情好似见到了什么极端碍眼的事物一般，对那小童呵斥道：“谁叫你拿出来了？还不快收了起来！”

小童听了，赶忙将紫水晶往怀中揣去，上官婆婆和柳攀安同时大叫：“且慢！”

小童双手捧着那水晶球，一时不知该收起还是拿出，定在当地，不敢动弹。

上官婆婆转头望向胡星夜，冷然道：“星夜，你拿出句话来吧！”

胡星夜伸手摸着唇上的两撇鼠须，脸上有如戴了面具一般，既无得意骄傲之色，也无焦虑惶恐之意，只摆摆手，说道：“小孩子不懂事，任他去，大家当作没有见到便是。”

上官婆婆听他这几句话轻描淡写，不禁怒气勃发，一双老手紧紧握着太师椅臂，手背上青筋交迸，咬牙道：“果然是真的！你胡家的人……竟然出手取了三绝之一！”

胡星夜仍然不动声色，不置可否。

柳攀安嘿嘿干笑了两声，说道：“我还道胡家已经洗手了，原来，呵呵，原来当年的毒誓全是假的啊！”

胡星夜还未回答，那小童已抢着辩白道：“舅舅确实已经洗手了。我不是胡家的人，我又不姓胡。”

上官婆婆转过头去，锐利的目光在小童黝黑的小脸上扫射，说道：“小娃子，你是谁，叫什么名字？是谁让你去取这水晶的？”

小童直望着上官婆婆，答道：“我叫楚瀚。这水晶是我自己去取的。”

柳攀安站起身，脸上摆出他一贯僵硬的笑容，来到小童面前，蹲下身子，向那水晶球观望了好一阵子，才道：“了不起，了不起！真是后生可畏啊。楚瀚小兄弟，请问你几岁了？”

小童楚瀚见他神态比那猫脸老太婆和善一些，略略降低了戒心，正要开口回答，胡星夜已来到他身后，口气严肃道：“小孩儿家别多嘴多舌了！快将那物事放下，这就回家去，乖乖待在房里不准出来，听见了吗？”

小童楚瀚赶忙小心翼翼地将紫水晶球放在茶几上，一跛一拐地奔出了